

# 李家庄的变迁

赵 树 理



# 李家庄的变迁

赵树理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 李家庄的变迁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字数 85,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4\frac{1}{4}$

1952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7年9月北京第2版

1978年10月湖北第10次印刷

---

书号 10019·134

定价 0.27 元

## 内 容 说 明

这部反映抗战前后山西农村变迁的作品，是作者遵照毛主席关于革命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的教导，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而创作出来的。它满腔热情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对危害人民的黑暗势力也作了淋漓尽致的揭露。作品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新人物、新风貌，是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涌现出来的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之一。

本书是在老解放区出版的，全国解放后，于1952年编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这次系根据1958年的版本重排印行。

李家庄有座龙王庙，看庙的叫“老宋”。老宋原来也有名字，可是因为他的年纪老，谁也不提他的名字；又因为他的地位低，谁也不加什么称呼，不论白胡老汉，不论才会说话的小孩，大家一致都叫他“老宋”。

抗战以前的八九年，这龙王庙也办祭祀，也算村公所；修德堂东家李如珍也是村长也是社首，因此老宋也有两份差——是村警也是庙管。

庙里挂着一口钟，老宋最喜欢听见钟响。打这钟也有两种意思：若是只打三声——往往是老宋亲自打，就是有人敬神；若是不住乱打，就是有人说理。有人敬神，老宋可以吃上一份献供；有人说理，老宋可以吃一份烙饼。

一天，老宋正做早饭，听见庙门响了一声，接着就听见那口钟当当地响起来。隔着竹帘子看，打钟的是本村的教书先生春喜。

春喜，就是本村人，官名李耀唐，是修德堂东家的本家侄儿。前几年老宋叫春喜就是“春喜”，这会春喜已经二十好几岁了，又在中学毕过业，又在本村教小学，因此也叫不得“春喜”了。可是一个将近六十岁的老汉，把他亲眼看着长大了的年轻后生硬叫成“先生”，也有点不好意思。老宋看见打钟的

是他，一时虽想不起该叫他什么，可是也急忙迎出来，等他打罢了钟，向他招呼道：“屋里坐吧！你跟谁有什么事了？”

春喜对他这招待好象没有看见，一声不哼走进屋里向他下命令道：“你去报告村长，就说铁锁把我的桑树砍了，看几时给我说！”老宋去了。等了一会，老宋回来说：“村长还没有起来。村长说今天晌午开会。”春喜说：“好！”说了站起来，头也不回就走了。

老宋把饭做成，盛在一个串门大碗<sup>①</sup>里，端在手里，走出庙来，回手锁住庙门，去通知各项办公人员和事主。他一边吃饭一边找人，饭吃完了人也找遍了，最后走到福顺昌杂货铺，通知了掌柜王安福，又取了二十斤白面回庙里去。这二十斤面，是准备开会时候做烙饼用的。从前没有村公所的时候，村里人有了事是请社首说理。说的时候不论是社首、原被事主、证人、庙管、帮忙，每人吃一斤面烙饼，赶到说完了，原被事主，有理的摊四成，没理的摊六成。民国以来，又成立了村公所；后来阎锡山巧立名目，又成立了息讼会，不论怎样改，在李家庄只是旧规添上新规，在说理方面，只是烙饼增加了几份——除社首、事主、证人、帮忙以外，再加上村长副、间邻长、调解员等每人一份。

到了晌午，饼也烙成了，人都都来了，有个社首叫小毛的，先给大家派烙饼——修德堂东家李如珍是村长又是社首，李春喜是教员又是事主，照例是两份，其余凡是顶两个名目的也都照例是两份，只有一个名目的照例是一份。不过也有不同，

---

① 串门大碗，即一碗可以吃饱的大碗。

象老宋，他虽然也是村警兼庙管，却照例又只能得一份。小毛自己虽是一份，可是村长照例只吃一碗鸡蛋炒过的，其余照例是小毛拿回去了。照例还得余三两份，因为怕半路来了什么照例该吃空份子的人。

吃过了饼，桌子并起来了，村长坐在正位上，调解员是福顺昌掌柜王安福，靠着村长坐下，其余的人也都依次坐下。小毛说：“开腔吧，先生！你的原告，你先说！”

春喜说：“好，我就先说！”说着把椅子往前一挪，两只手互相把袖口往上一捋，把脊梁骨挺得直蹶蹶地说道：“张铁锁的南墙外有我一个破茅厕……”

铁锁插嘴道：“你的？”

李如珍喝道：“干什么？一点规矩也不懂！问你时候你再说！”回头又用嘴指了指春喜，“说吧！”

春喜接着道：“茅厕旁边有棵小桑树，每年的桑叶简直轮不着我自己摘，一出来芽就有人摘了。昨天太阳快落的时候，我家里去这桑树下摘叶，张铁锁女人说是偷他们的桑叶，硬拦住不叫走，恰好我放学回去碰上，说了她几句，她才算丢开手，本来我想去找张铁锁，叫他管教他女人，后来一想，些小事走开算了，何必跟她一般计较，因此也没有去找他。今天早上我一出门，看见桑树不在了，我就先去找铁锁。一进门我说：‘铁锁！谁把茅厕边那小桑树砍了？’他老婆说：‘我！’我说：‘你为什么砍我的桑树？’她说：‘你的？你去打听打听是谁的！’我想我的东西还要去打听别人？因此我就打了钟，来请大家给我问问他。我说完了，叫他说吧！看他指什么砍树。”

李如珍用嘴指了一下铁锁：“张铁锁！你说吧！你为什么

砍人家的树？”

铁锁道：“怎么你也说是他的树？”

李如珍道：“我还没有问你你就先要问我啦是不是？你们这些外路人实在没有规矩！来了两三辈了还是不服教化！”

小毛也教训铁锁道：“你说你的理就对了，为什么先要跟村长顶嘴？”

铁锁道：“对对对，我说我的理：这棵桑树也不是我栽的，是它自己出的，不过长在我的茅厕墙边，总是我的吧？可是那一年也轮不到我摘叶子，早早地就被人家偷光了……”

李如珍道：“简单些！不要拉那么远！”

铁锁道：“他拉得也不近！”

小毛道：“又顶起来了！你是来说理来了呀，是来顶村长来了？”

铁锁道：“你们为什么不叫我说话？”

福顺昌掌柜王安福道：“算了算了！怨咱们说不了事情。我看双方的争执在这里，就是这茅厕究竟该属谁。我看这样子吧：耀唐！你说这茅厕是你的，你有什么凭据？”

春喜道：“我那是祖业，还有什么凭据？”

王安福又向铁锁道：“铁锁你啦？你有什么凭据？”

铁锁道：“连院子带茅厕，都是他爷爷手卖给我爷爷的，我有契纸。”说着从怀里取出契纸来递给王安福。

大家都围拢着看契，李如珍却只看着春喜。

春喜道：“大家看吧！看他契上是一个茅厕呀，是两个茅厕！”

铁锁道：“那上边自然是一个！俺如今用的那个，谁不知道是俺爹新打的？”

李如珍道：“不是凭你的嘴硬啦！你记得记不得？”

铁锁道：“那是三十年前的事，我现在才二十岁，自然记不得。可是村里上年纪的人多啦！咱们请出几位来打听一下！”

李如珍道：“怕你嘴硬啦？还用请人？我倒五十多了，可是我就记不得！”

小毛道：“我也四十多了，自我记事，那里就是两个茅厕！”

铁锁道：“小毛叔！咱们说话都要凭良心呀！”

李如珍翻起白眼向铁锁道：“照你说是大家打伙讹你啦，是不是？”

铁锁知道李如珍快撒野了，心里有点慌，只得说道：“那我也不敢那么说！”

窗外有个女人抢着叫道：“为什么不敢说？就是打伙讹人啦！”只见铁锁的老婆二妞当当当跑进来，一手抱着个孩子，一手指画着，大声说道：“你们五十多的记不得，四十多的记得就是两个茅厕，难道村里再没有上年纪的人，就丢下你们两个了？……”

李如珍把桌子一拍道：“混蛋！这样无法无天的东西！滚出去！老宋！撵出她！”

二妞道：“撵我呀？贼是我捉的，树也是我砍的，为什么不叫我说话？”

李如珍道：“叫你来没有？”

二妞道：“你们为什么不叫我？那有这说理不叫正头事主的？”

小毛道：“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有你男人在场，叫你做什么？走吧走吧！”说着就往外推她。

二妞把小毛的手一拨道：“不行！不是凭你的力气大啦！贼是我捉的，树是我砍的！谁杀人谁偿命！该犯什么罪我都领，不要连累了我的男人。”

在窗外听话的人越挤越多，都暗暗点头，还有些人交头接耳说：“二妞说话把得住理！”

正议论间，又从庙门外走进个人来，有二十多岁年纪，披着一头短发，穿了件青缎夹马褂，手里提了根藤条手杖。人们一见他，跟走路碰上蛇一样，不约而同都吸了一口冷气，给他让开了一条路。这人叫小喜，官名叫继唐，也是李如珍的本家侄子，当年也是中学毕业，后来吸上了金丹，就常和邻近的光棍们来往，当人贩、卖寡妇、贩金丹、挑词讼……无所不为，这时又投上三爷的门子，因为三爷是阎锡山的秘书长的堂弟，小喜抱上这条粗腿，更是威风凛凛，无人不怕。他一进去，正碰着二妞说话，便对二妞发话道：“什么东西唧唧喳喳的！”

除了村长是小喜的叔父，别的人都站起来陪着笑脸招呼小喜，可是二妞偏不挨他的骂，就顶他道：“你管得着？你是公所的什么人？谁请的你？……”

二妞话没落音，小喜劈头就是一棍道：“滚你妈的远远的！反了你！草灰羔子！”

小毛拦道：“继唐！不要跟她一般计较！”又向二妞道：“你还不快走？”

二妞并不哭，也不走，挺起胸膛向小喜道：“你杀了我吧！”

小喜轮转棍子狠狠地又在二妞背上打了两棍道：“杀了你

又有什么事？”把小孩子的胳膊也打痛了，小孩子大哭起来。

窗外边的人见势头不对，跑进去把二妞拉出来了。二妞仍不服软，仍回头向里边道：“只有你们活的了！外来户还有命啦？”别的人低声劝道：“少说上句吧！这时候还说什么理？你还占得了他的便宜呀？”

村长在里边发话道：“闲人一概出去！都在外边乱什么？”

小毛揭起帘子道：“你们就没有看见庙门上的虎头牌吗？‘公所重地，闲人免进。’你们乱什么？出去！”

窗外的人们也只得掩护二妞走出去。

小毛见众人退出，赶紧回头招呼小喜：“歇歇，继唐！老宋！饼还热不热了？”

老宋端过一盘烙饼来道：“放在火边来，还不很冷！”说着很小心地放在小喜跟前。

小喜也不谦让，抓起饼子吃着，连吃带说：“我才从三爷那里回来。三爷托我给他买一张好条儿，不知道村里有没有？”

小毛道：“回头打听一下看吧，也许有！”

李如珍道：“三爷那里很忙吗？”

“忙，”小喜嘴里嚼着饼子，连连点头说，“事情实在多！三爷也是不想管，可是大家找得不行！凡是县政府管不了的事，差不多都找到三爷那里去了。”老宋又端着汤来，小喜接过来喝了两口，忽然看见铁锁，就放下碗向铁锁道：“铁锁！你那女人你可得好好管教管教啦！你看那象个什么样子？唧唧喳喳，一点也不识羞！就不怕别人笑话？”

铁锁想：“打了我老婆，还要来教训我，这成什么世界？”可是势头不对，说不得理，也只好不作声。

停了一会，小喜的汤也快喝完了，饼子还没有吃到三分之一。福顺昌掌柜王安福向大家提道：“咱们还是说正事吧！”

小喜站起来道：“你们说吧！我也摸不着，我还要给三爷买条儿去！”

小毛道：“吃了再去吧！”

小喜把盘里的饼一卷，捏在手里道：“好，我就拿上！”说罢，拿着饼子，提起他的藤条手杖，匆匆忙忙地走了。

王安福接着道：“铁锁！你说你现在用的那个茅厕是你父亲后来打的，能找下证人不能？”

铁锁道：“怎么不能？你怕俺邻家陈修福老汉记不得啦？”

春喜道：“他不！一来他跟你都是林县人，再者他是你女人的爷爷，是你的老丈爷，那还不是只替你说话？”

铁锁道：“咱就不找他！找杨三奎吧？那可是本地人！”

春喜道：“那也不行！白狗是你的小舅，定的是杨三奎的闺女，那也有亲戚关系。”

铁锁道：“这你难不住我！咱村的老年人多啦！”随手指老宋道：“老宋也五六十岁了，跟我没有什亲戚关系吧？”

小毛拦道：“老宋他是个穷看庙的，他知道什么？你叫他说说他敢当证人不？老宋！你知道不知道？”

老宋自然记得，可是他若说句公道话，这个庙就住不成了，因此他只好推开：“咱从小是个穷人，一天只顾弄着吃，什闲事也不留心。”

李如珍道：“有契就凭契！契上写一个不能要人家两个，还要找什证人？村里老年人虽然多，人家谁也不是给你管家务的！”

小毛道：“是这样吧！我看咱们还是背场谈谈吧！这样子结不住口。”

大家似乎同意，有些人就漫散开来交换意见。小毛跟村长跟春喜互相捏弄了一会手码，王安福也跟间邻长们谈了一谈事情的真相。后来小毛走到王安福跟前道：“这样吧！他们的意思，叫铁锁包赔出这么个钱来！”说着把袖口对住王安福的袖口一捏，接着道：“你看怎么样？”

王安福悄悄道：“说真理，他们卖给人家就是这个茅厕呀！人家用的那一个，真是他爹老张木匠在世时候打的。我想这你也该记得！”

小毛道：“那不论记得不记得，那样顶真，得罪的人就多了。你想：村长、春喜，意思都是叫他包赔几个钱。还有小喜，不说铁锁，我也惹不起人家呀！”

王安福没有答话，只是摇头。间邻长们也不敢作什么主张，都是看看王安福，看看村长，看看小毛，直到天黑也没说个结果，就都回家吃饭去了。

晚上，老宋又到各家叫人，福顺昌掌柜王安福说是病了，没有去。其余的人，也有去的，也有不去的。大家在庙里闷了一会，村长下了断语：茅厕是春喜的，铁锁砍了桑树包出二百块现洋来，吃烙饼和开会的费用都由铁锁担任，叫铁锁讨保出庙。

## 二

陈修福老汉当保人，保证铁锁一月以后还钱，才算放铁锁出了庙。铁锁气得抬不起头来，修福老汉拉着胳膊把他送到家。他一回去，一头睡在床上放声大哭，二妞问他，他也说不出话来，修福老汉也劝不住。一会，邻家们也都听见了，都跑来问询，铁锁仍哭得说不出话来，修福老汉才把公所处理的结果一件件告诉大家说：“茅厕说成人家的了，还叫包人家二百块钱，再担任开会的花费。”铁锁听老汉又提起来，哭得更喘不过气来，邻家们人人摇头，二妞听了道：“他们说得倒体面！”咕咚一声把孩子放在铁锁跟前道：“给你孩子，这事你不用管！钱给他出不成！茅厕也给他丢不成！事情是我闯的，就是他，就是我！滚到那里算那里，反正是不得好活！”一边说，一边跳下床就往外跑，邻家们七八个人才算把她拖住。小孩在炕上直着嗓子号，修福老汉赶紧抱起来。

大家分头解劝，劝的二妞暂息了怒，铁锁也止住了哭。杨三奎向修福老汉道：“太欺人！不只你们外路人，就是本地人也活不了。你看村里一年出多少事，那一场事不是由着人家捏弄啦？实在没法！”

内中有个叫冷元的小伙子跳起来叫道：“铁锁！到那个崖头路边等住他，你不敢一镢头把他捣下沟里？”

杨三奎道：“你们年轻人真不识火色①！人家正在气头上

---

① 不识火色，即不识时机的意思。

啦，说那些冒失话抵什么事？”说得冷元又蹲下去了。年轻人们指着冷元笑道：“冷家伙，冷家伙！”

闷了一小会，修福老汉道：“我看可以上告他！就是到县里把官司打输了，也要比这样子了场合算。”

杨三奎道：“那倒可以！到县里他总不能只说一面理，至少也要问一问证人。”

冷元道：“这事真气死人！可惜我年纪小记不得，要不我情愿给你当证人！”

杨三奎道：“你年纪小，有大的！”有几个三四十岁的人七嘴八舌接着说：“铁锁他爹打茅厕这才几天呀？三十以上的人差不多都记得！”“你状上写谁算谁，谁也可以给你证明。”“多写上几个！那怕咱都去啦！”

二妞向铁锁道：“胖孩爹！咱就到县里再跟他滚一场！任凭把家当花完也不能叫便宜了他们爷们！”又向修福老汉道：“爷爷！你不是常说咱们来的时候都是一筐一担来的吗？败兴到底咱也不过一筐一担担着走，还落个够大！怕什么？”

正说话间，二妞的十来岁的小弟弟白狗，跑进来叫道：“姐姐！妈来了！”二妞正起来去接，她妈已经进来了。她妈悄悄道：“你们正说什么？”冷元抢着大声道：“说告状！”二妞她妈摆手道：“人家春喜媳妇在窗外听啦！”大家都向窗上看。二妞道：“听她听罢，她能堵住我告状？”

大家听说有人听，也就不多说了，都向二妞她妈说：“你好好劝劝她吧。”说着也就慢慢散去。

李如珍叔侄们回去，另是一番气象：春喜、小喜、小毛，都集中在李如珍的大院里，把黑漆大门关起来庆祝胜利。晌午

吃过烙饼，肚子都很不饿，因此春喜也就不再备饭，只破费了十块现洋买了一排金丹棒子<sup>①</sup>作为礼物。

李如珍的太谷烟灯和宜兴磁烟斗，除了小毛打发他过了瘾以后可以吸口烟灰，别人是不能借用的，因此春喜也把他自己的烟家伙拿来。李如珍住的屋子分为里外间，里间的一盏灯下，是小毛给李如珍打泡，外间的一盏灯下，睡的是春喜和小喜弟兄两个。里间不热闹，因为李如珍觉着小毛只配烧烟，小毛也不敢把自己身分估得过高，也还有些拘束，因此就谈不起话来。小毛把金丹棒子往斗上粘一个，李如珍吸一个，一连吸了七八个以后，小毛把斗里烟灰挖出，重新再往上粘。又吸了七八个，小毛又把灰挖出来，把两次的灰合并起来烧着，李如珍便睡着了。等到小毛打好了泡，上在斗上，把烟枪杆向他口边一靠，他才如梦初醒，衔住枪杆吸起来。

外间的一盏灯下虽然也只有小喜和春喜两个人，可是比里间热闹得多，他们谈话的材料很多：起先谈的是三爷怎样阔气，怎样厉害；后来又谈到谁家闺女漂亮，那个媳妇可以；最后才谈到本天的胜利。他们谈起二妞，春喜说：“你今天那几棍打得真得劲！我正想不出办法来对付她，你一进去就把事情解决了。”小喜道：“什么病要吃什么药！咱们连个草灰媳妇也斗不了，以后还怎么往前闯啦？老哥！你真干不了！我看你也只能教一辈子书。”春喜道：“虽说是个草灰媳妇，倒是个有本领的。很精干！……”小喜摇头道：“嘘……我说你怎么应付不了她，原来是你看到眼里了呀？”说着用烟签指着春喜鼻

---

<sup>①</sup> 一排金丹棒子有五十个。

子道：“叫老嫂听见怕不得跪半夜啦？没出息没出息！没有见过东西！一个小母草灰就把你迷住了！”春喜急得要分辩，也找不着一句适当的话。小喜把头挺在枕头后边哈哈大笑起来，春喜没法，也只好跟着他笑成一团。就在这时，李如珍在里间喊道：“悄悄！听听是谁打门啦？”他两个人听说，都停住了笑，果然又听得门环拍拍地连响了几声。

小毛跑出院里问道：“谁？”外边一个女人声音答道：“我！离开吧！”小喜听出是春喜媳妇的声音，又笑向春喜道：“真是老嫂找来了！”小毛开了门，春喜媳妇进来了。春喜问：“什么事？”春喜媳妇低声道：“你去听听人家二姐在家说什么啦？”一提二姐，小喜又指着春喜大笑起来，春喜也跟着笑。春喜媳妇摸不着头脑，忙问：“笑什么？”小喜道：“这里有个谜儿，你且不用问。你先说说你听见二姐说什么来？”春喜媳妇坐在小喜背后，两肘按着小喜的腰，面对着春喜，把冷元怎样说冒失话，二姐怎样说要破全部家当到县里告状，详详细细谈了一遍。春喜还未答话，小喜用手一推道：“回去吧回去吧！没有事！她告到县里咬得了谁半截？到崖头上等，问问他那个是有种的？”春喜也叫他媳妇回去，媳妇走了。小毛又去把大门关住，小喜仍然吹他的大话。

李如珍在里间拉长了声音轻轻叫道：“喜——！来——！”小喜进去了。小毛一见小喜，赶紧起来让开铺子叫他躺，自己坐到床边一个凳子上，听他们谈什么事。李如珍看了小毛一眼，随手拈起三四个金丹棒子递给他道：“你且到外边躺一会。”小毛见人家不叫他听，也只好接住棒子往外间来吸。

小毛吸了第一遍，正烧着灰，小喜就出来了。他一见小喜